

借外

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

血

证

论

清·唐容川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

血 证 论

清·唐容川著

金香兰 校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证论/ (清) 唐容川著; 金香兰校注. -北京: 中国
中医药出版社, 1996. 7
(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
ISBN 7-80089-520-3

I. 血… II. ①唐… ②金… III. 血症-研究-中国-清代
IV. R25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2070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发行者: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七号 电话: 64151553 邮码: 100027)
印刷者: 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数: 140 千字
印张: 8.375
版次: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册数: 7000
书号: ISBN7-80089-520-3/R·520
定价: 10.00 元

校注说明

《血证论》为清末名医唐容川所著。唐容川，名宗海，四川彭县人，生活于咸丰光绪年间。唐氏早年学文，后习医，著有《中西汇通医经精义》、《金匱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本草问答》、《血证论》等书，合称《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他最早提出“中西汇通”一词，并从保存发扬我国传统医学的愿望出发，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是我国早期汇通中西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唐氏临床经验丰富，尤其对血证的研究，更具独到之处，为近代医家所推重。

其《血证论》成书于1884年。共八卷：卷一为总论，分述阴阳水火气血，男女异同，脏腑病机，脉证生死，用药宜忌等。卷二论述血上干证治，如吐血、呕血、咯血等十四证。卷三论述血外渗证治，如汗血、血箭、血痣等七证。卷四论述血下泄证治，如便血、尿血等六证。卷五论述血中瘀证治，如瘀血、蓄血等五

证。卷六论述失血兼见诸证，凡与失血有关各证，无不备举。卷七、卷八为方解，对本书所引各方，详加解说。本书专论血证，在气血病机，血证辨证，血证治法及选方用药方面，阐述详明，见解独到，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该书自 1884 年刊刻以来，代有翻刻。此次以清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刻本为底本，1958 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为校本校注而成。其具体整理方法如下：

一、原书各卷前均题有“清天彭唐宗海容川著”，今一并删除。

二、底本中的明显错字，予以径改。通假、古今、异体字，一并按正规简化字律正。

三、对个别难字，略加训释，出注说明。

四、因版式变更，原方位词左、右、一并改为上、下，不出注。

五、引用书名，篇名均加书名号，不出注。

校注者

自叙

先君子体羸善病，故海早岁即习方书，有恙辄调治之。癸酉六月，骤得吐血，继复转为下血。查照各书，施治罔效，延请名宿，仍无确见，大约用调停之药，以俟病衰而已。因此遍览方书，每于血证，尝三致意。时，里中人甚诩乡先辈杨西山先生所著《失血大法》，得血证不传之秘，门下抄存，私为鸿宝。吾以先君病，故多方购求，仅得一览。而其书议论方药，究亦未能精详，以之治病，卒鲜成效。乃废然自返，寝馈于《内经》、仲景之书，触类旁通，豁然心有所得，而悟其言外之旨，用治血证十愈七八。今先君既逝，而荆妻冯氏又得血疾，视制方剂，竟获安全。慨然曰：大丈夫不能立功名于天下，苟有一才一艺，稍足补救于当时，而又吝不忍传，陋哉！爰将失血之证，精微奥义，一一发明，或伸古人所欲言，或补前贤所未备，务求理足方效，不为影响之谈。书成，自顾而转憾悟道不早，不能延吾父之寿也。然犹幸此书之或可以救天下后世也。

容川唐宗海自叙

凡 例

一、血证自古绝少名论，故是书条分缕析，务求精详，间有烦文冗字，意取明显，故不删削。

一、时贤论及血证，率多影响。是书独从《内》、《难》、仲景探源而出，发挥尽致，实补唐以下医书之所不逮，故除引经之外，余无采录。间亦有一二暗合者，皆系偶同，并非掠美，识者鉴之。

一、是书分别门类，眉目极清，即不知医者，临时查阅，无不了然，最便世用之书。

一、是书议论多由心得，然其发明处，要皆实事求是，有凭有验。或从古圣引伸，或从西法参得，信而有徵之说也。并非杜撰可比。

一、是书单为血证说法，与杂证不同，幸勿执彼例此，亦幸勿以此议彼。

目 录

卷一	1
阴阳水火气血论	1
男女异同论	6
脏腑病机论	9
脉证死生论	16
用药宜忌论	18
本书补救论	20
卷二	22
吐血	22
呕血	41
咯血	44
唾血	46
咳血	48
鼻衄	59
脑衄	63
目衄	64
耳衄	65
齿衄	66

舌衄	67
大衄	68
零腥	68
吐脓	69
卷三	73
汗血	73
血箭	75
血痣	76
血瘙	77
疮血	77
创血	80
跌打血	83
卷四	86
便血	86
便脓	91
尿血	101
经血	103
崩带	105
产血	108
卷五	113
瘀血	113
蓄血	118
血臃 <small>附：血肿</small>	119
经闭	120

胎气	123
卷六	130
癆瘵	130
咳嗽	132
发热	137
厥冷	139
寒热	140
出汗	141
发渴	142
心烦	143
卧寐 <small>附：梦寐</small>	144
喘息	147
呃哕	149
痰饮	150
痞满 <small>积聚、癥瘕</small>	152
肿胀	154
怔忡	155
惊悸	156
健忘	157
恍惚 <small>癫狂、见鬼</small>	158
晕痛	159
眼目 <small>目黄、出火、见鬼、昏花、目珠红</small>	160
耳病	162
口舌	163

咽喉	165
声音	166
腹痛	166
痹痛	167
痿废	168
遗精	169
淋浊	170
便闭	172
泻泄	173
饮食	175
感冒	176
痉掣 _{拘急}	178
暑疫	179
食复	180
劳复 _{怒复}	181
时复	182
房劳复	184
附:抱儿痲论	185
卷七	192
方解上	192
古今方共八十二条	192
卷八	225
方解下	225
古今方共一百十九条 (遗方续补)	225

卷 一

阴阳水火气血论

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水即化气，火即化血。何以言水即化气哉？气著於物，复还为水，是明验也。盖人身之气，生於脐下丹田气海之中，脐下者肾与膀胱，水所归宿之地也。此水不自化为气，又赖鼻间吸入天阳，从肺管引心火，下入於脐之下，蒸其水使化为气。如《易》之坎卦，一阳生於水中，而为生气之根。气既生，则随太阳经脉为布护於外，是为卫气。上交於肺，是为呼吸。五脏六腑，息以相吹，止此一气而已。然气生於水，即能化水，水化於气，亦能病气，气之所至，水亦无不至焉。故太阳之气达於皮毛则为汗，气挟水阴而行於外者也。太阳之气，上输於肺，膀胱肾中之水阴，即随气升腾，而为津液。是气载水阴而行於上者也。气化於下，则水道通而为溺，是气行水亦行也。设水停不化，外则太阳之气不达，而汗不得出，内则

津液不生，痰饮交动，此病水而即病气矣。又有肺之制节不行，气不得降，因而癰闭滑数，以及肾中阳气，不能镇水，为饮为泻，不一而足，此病气即病水矣。总之，气与水本属一家，治气即是治水，治水即是治气。是以人参补气，以其生於北方，水中之阳，甘寒滋润，大生津液，津液充足，而肺金濡润。肺主气，其叶下垂以纳气。得人参甘寒之阴，内具阳性，为生气化水之良品。故气得所补益焉。即如小柴胡，仲景自注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是通津液即是和胃气。盖津液足，则胃上输肺，肺得润养，其叶下垂，津液又随之而下。如雨露之降，五脏戴泽，莫不顺利。而浊阴全消，亢阳不作，肺之所以制节五脏者如此。设水阴不足，津液枯竭，上则痿咳，无水以济之也。下则闭结，制节不达於下也。外则蒸热，水阴不能濡於肌肤也。凡此之证，皆以生水为治法。故清燥救肺汤，生津以补肺气。猪苓汤，润利以除痰气。都气丸，补水以益肾气。即如发汗，所以调卫气也。而亦戒火攻以伤水阴，故用白芍之滋阴，以启汗原，用花粉之生津，以救汗液。即此观之，可知滋水即是补气。然补中益气汤、六君子、肾气丸，是皆补气之方也，何以绝不滋水哉？盖无形之水阴，生於下而济於上，所以奉养是气者也。此水则宜滋。有形之水质，入於口而

化於下，所以传道是气者也。此水则宜泻。若水质一停，则气便阻滯，故补中汤用陈、术以制水。六君子用苓、半以利水。肾气丸亦用利水之药，以佐桂、附，桂、附以气药化水，苓、泽即以利水之药以化气。真武汤尤以术、苓利水为主，此治水之邪，即以治气，与滋水之阴，即以补气者，固并行而不悖也。且水邪不去，则水阴亦不能生，故五苓散去水邪，而即能散津止渴，并能发汗退热，以水邪去，则水阴布故也。然水阴不滋，则水邪亦不能去。故小柴胡通达津液，而即能下调水道，总见水行则气行，水止则气止，能知此者，乃可与言调气矣。何以言火即化血哉？血色，火赤之色也，火者心之所主，化生血液，以濡周身，火为阳，而生血之阴，即赖阴血以养火，故火不上炎，而血液下注，内藏於肝，寄居血海，由冲、任、带三脉，行达周身，以温养肢体。男子则血之转输，无从觐验。女子则血之转输，月事时下，血下注於血海之中，心火随之下济，故血盛而火不亢烈。是以男子无病，而女子受胎也。如或血虚，则肝失所藏，木旺而愈动火，心失所养，火旺而益伤血，是血病即火病矣。治法宜大补其血，归、地是也。然血由火生，补血而不清火，则火终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诸药。四物汤所以用白芍，天王补心丹所以用二冬，归脾汤所以用

枣仁，仲景炙甘草汤所以用二冬、阿胶，皆是清火之法。至於六黄汤，四生丸，则又以大泻火热为主，是火化太过，反失其化，抑之即以培之。清火即是补血。又有火化不及，而血不能生者，仲景炙甘草汤，所以有桂枝，以宣心火，人参养荣汤所以用远志、肉桂以补心火，皆是补火生血之法。其有血寒血痹者，则用桂枝、细辛、艾叶、干姜等，禀受火气之药，以温达之，则知治火即是治血。血与火原一家，知此乃可与言调血矣。夫水火气血，固是对子，然亦相互维系，故水病则累血，血病则累气。气分之水阴不足，则阳气乘阴而干血。阴分之血液不足，则津液不下而病气，故汗出过多则伤血，下后亡津液则伤血，热结膀胱则下血，是水病而累血也。吐血咳血，必兼痰饮。血虚则精竭水结，痰凝不散。失血家往往水肿，瘀血化水，亦发水肿，是血病而兼水也。盖在下焦，则血海膀胱，同居一地。在上焦，则肺主水道，心主血脉，又并域而居。在躯壳外，则汗出皮毛，血循经脉，亦相倚而行，一阴一阳，互相维系。而况运血者即是气。守气者即是血。气为阳，气盛则为火盛。血为阴，血虚即是水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后治血理气，调阴和阳，可以左右逢源。又曰：血生於心火，而下藏於肝，气生於肾水，而上主於肺。其间运上下

者，脾也。水火二脏，皆系先天。人之初胎，以先天生后天。人之既育，以后天生先天。故水火两脏，全赖於脾。食气入胃，脾经化汁，上奉心火，心火得之，变化而赤，是之谓血，故治血者，必治脾为主。仲景炙甘草汤，皆是此义。以及大黄下血，亦因大黄秉土之色，而大泄地道故也。地黄生血，亦因地黄秉土之润，而大滋脾燥故也。其余参、芪，运血统血，皆是补脾。可知治血者，必以脾为主，乃为有要。至于治气，亦宜以脾为主。气虽生於肾中，然食气入胃，脾经化水，下输於肾，肾之阳气，乃从水中蒸腾而上，清气升而津液四布，浊气降而水道下行。水道下行者，犹地有江河，以流其恶也。津液上升者，犹土膏脉动，而雨露升也。故治气者必治脾为主。六君子汤，和脾利水以调气。真武汤，扶脾镇水以生气。十枣、陷胸等汤，攻脾夺水以通气。此去水邪以补气之法也。又有水津不灌，壮火食气，则用人参滋脾以益气，花粉清脾以和气。凡治气者，亦必知以脾为主，而后有得也。李东垣治病以气为主，故专主脾胃，然用药偏於刚燥。不知脾不制水固宜燥，脾不升津则宜滋，气分不可留水邪，气分亦不可无水津也。朱丹溪治病以血为主，故用药偏於寒凉，不知病在火脏宜寒凉，病在土脏宜甘缓也。此论不专为失血立说，然治血者，必先知之，而

后於调气和血，无差爽云。

男女异同论 参看经血胎产门

世谓男子主气，女子主血，因谓男子血贵，女子血贱，并谓男子之血，与女子不同，而不知皆同也。其不同者，女子有月信，男子无月信，只此不同而已矣。夫同是血也。何以女子有月信，而男子无月信哉？盖女子主血，血属阴而下行，其行也，气运之而行也。女子以血为主，未常不赖气以运血。气即水化，前论已详。气血交会之所，在脐下胞室之中。男之谓之丹田，女子谓之血室，则肝肾所司，气与血之总会。气生於水而化水，男子以气为主，故血入丹田，亦从水化，而变为水，以其内为血所化，故非清水，而极浓极稠，是谓之肾精。女子之气，亦仍能复化为水，然女子以血为主，故其气在血室之内，皆从血化，而变为血，是谓之月信。但其血中仍有气化之水液，故月信亦名信水。且行经前后，均有淡色之水，是女子之血分。未尝不借气分之水，以引动而运行之也。知此，则知男子之精属气属水，而其中未尝无血无火。且知女子之经，属血属火，而其中未尝无气无水。是以男子精薄，则为血虚。女子经病，则为气滞也。问曰：男子主气，